

Zonguo

走过

雨雨晴晴

Qingqing

雨晴
故乡思絮
侗乡、人生旅途的出发点
仍是少年同学情
雪塔
相交相知
方雨呵、方晴
徐志摩的“香巢”
《千禧雅唱》说怡然

方伯荣◎著

Zou 走过
雨雨晴晴
Qingqing

方伯荣◎著

走过雨雨晴晴

方伯荣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雨雨晴晴/方伯荣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1.12

(边缘文丛)

ISBN 7-80130-533-7

I. 走… II. 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278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 (010) 6513.3603 (发行部) 6524.4792 (编辑部)]

<http://www.tuajiebs.com>

E-mail:unitypub@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东方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59 千字

印数: 1500

版次: 2001 年 12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 (北京)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533-7/I·27

定价: 45.00 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走过 雨雨晴晴

责任编辑:张 阳

封面设计:金 子

逝去的岁月，都充满着
无限的情思，回味似橄榄。那故乡，那母校，那茶店，
那廊下，那风雪之夜，那母鸡的故事……
走过雨雨晴晴，前面总是一片光明。

目 录

第一辑

岁月悠悠

A. 故乡思絮

1. 桐乡,人生旅途的出发点 2
2. 回家杂记 7
3. “启新”呀,我的母校 10
4. 我的启蒙老师 13
5. 惠宝茶店 17
6. 年初五 20
7. 听到了知了叫声 23
8. 永远的纪念 26
9. 桃园遇狗记 34
10. 纯洁无瑕同学情 37

B. 廊下漫忆

11. 顾家廊下的回忆	40
12. 平湖印象记	43
13. 第一次盐官看潮	54
14. 甬里纪事	57
15. 情意不绝	60
16. 湖州访文友	63
17. 仍是少年同学情	66
18. 我们依然年轻	68
19. 风雪小年夜	70
20. 鸡的故事	73

C. 绿叶心态

21. 绿叶心态	75
22. 绿色的诱惑	78
23. 雪塔	80
24. 吊兰的悲哀	82
25. 自得其乐	84
26. 为了“3.26”?	88
27. 柳烟河	91
28. 南湖晨曲	94

29. 红霞万朵桃花村	98
30. 方雨呵,方晴	102

第二辑

萍踪小记

1. 北京游	106
2. 三上天安门广场	109
3. 武夷竹筏漂流记	112
4. 太原散记	114
5. 庐山呀,庐山	117
6. 谒耀邦陵园	119
7. 石头城的记忆	121
8. 第一次乘飞机	123
9. 浙南散记	126
10. 方志敏故乡小记	130
11. 乘车观花张家港	133
12. 诸暨印象	136
13. 柯岩小记	138
14. 绍兴游记二则	140
15. 西安纪行	145
16. 安吉纪游	148
17. 安吉的记忆	151
18. 徐志摩的“香巢”	154

19. 浙西峡谷行	156
20. 九龙山玩海	158
21. 写不尽的西塘	161
22. 富春江游记	163
23. 南北湖之行	165
24. 游太湖	167
25. 缘缘堂掠影	169
26. 呵, 乌镇	171
27. 曹庄印象	175

第三辑

相交相知

1. 叶圣陶印象	180
2. 艾青在红楼	184
3. 忆茅盾	187
4. 有求必应钱君匋	190
5. 笑咪咪的周振甫	193
6. 不苟言笑的李何林	197
7. 忆唐弢先生	200
8. 访单演义教授	203
9. 再记章克标	206
10. 怀念薛绥之先生	209
11. 绍兴访俞芳	212
12. 杜鹏程印象	216

13. 贾平凹小记	219
14. 难忘陈企霞先生	222
15. 胡石言小记	225
16. 忆胡竹安先生	228
17. 我的老师蒋风	230
18. 山水画家朱荣耀	233
19. 访沈德绪教授	236
20. 初识丰一吟先生	239
21. 记忆中的顾锡东	242
22. 黄亚洲这个人	245
23. 特级教师刘清涌	248
24. 特级教师林炜彤	251
25. “二丁”小记	255
26. 有缘识梁通	259
27. 《千禧雅唱》说怡然	263
后记	267

第一辑

岁月悠悠

逝去的岁月，都充满着无限的情思，回味似橄榄。那故乡，那母校，那茶店，那廊下，那风雪之夜，那母鸡的故事……

走过雨雨晴晴，前面总是一片光明。



A. 故乡思案

1. 桐乡，人生旅途的出发点

我是桐乡人，赏花思乡情；家乡繁荣日，四季满园春。

1990年11月17日，在嘉兴人民公园菊花展览会上，我两次参观了桐乡菊展，细细观赏着一盆盆充满生机，飘逸芳香，争奇斗艳的菊花，我情不自禁地当场挥笔留言。作为一个桐乡人，看到故乡的一草一木，格外亲切，我衷心祝愿家乡繁花如锦……

我于1940年1月(农历十二月廿二日)出生于桐乡县史桥官浜村。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坊，低矮的瓦房，间有破旧的茅屋，村里没有一个人识字，人们习惯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吃了早粥没晚饭，坐在屋里候造反”的生活。村里以姚姓与王姓为主，方姓惟我们一家。我曾问过父亲，他也不知道方家是从哪里逃难过来的。父亲在旧书塾里旁听过，所以识得自己的名字，在蚕匾上总要写上自己的姓名，他似乎懂得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我虚龄9岁时送我上学。离家一里多的启新小学，

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那时,从我家到启新小学要绕到长山桥兜一个圈,有三里多路。顾家木桥倒塌之后一直没有重修,我们只好走远路。家穷,即使下雨天也没有套鞋,夏天赤着小脚,下雪的冬天脚穿蒲鞋,是父亲用稻草编织起来的,里面垫一点破棉絮,也算暖和。我的启蒙老师是孙伯农许慧声俩夫妇,我已在《母校》《我的启蒙老师》诸文中说过,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指路人。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桐乡中学(今桐乡一中)度过的。我是桐乡中学首届高中生。六年中学生活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初中时的班主任许元颐先生,胖乎乎的,对学生和善友好,十分关心。有一次我出痧子被送进医院,他日夜照顾我,又发动学生买了水果来慰问我,同时及时通知我父母亲来医院。语文教师黄冠民先生当时因病也住在医院,这段时间常来看我,给了很大鼓励。初中毕业时因家里很困难,我与陆关金陈云泉几位同学想报考中师或者只要三个月的电影放映培训班,许老师及时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你成绩很突出,应当读高中上大学。经济困难,国家有助学金,你读三年初中不是也全部减免了吗?”父亲知道后说:“老师看得起你,你就读高中上大学,为老师争口气。”初中毕业前夕我加入了团组织,因成绩优秀被保送高中,当时叫“戴帽子高中”,即在初中里办高中班。后来我们第一届高中生除了几个因出身问题未读大学,百分之九十六考取了大学。

在高中里我一直担任学生干部,从学习股长、学习部

长到宣传部长，负责班级及全校的学习、宣传等工作。我的工作能力和写作水平及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高中语文老师赵先生安徽人，讲话多翘舌音，虽不是中文系毕业，但当时的语文教得不错。有一次我们校学生会组织春游，从梧桐出发，前往乌镇，到了双桥，站在几十个台阶高的桥顶上，放眼运河，奔流不息，两岸地里桑叶碧绿仿佛在流油。我想起了茅盾《春蚕》，赵先生讲老通宝、多多头、荷花的情景，似乎呈现在眼前。我暗自下定决心，桐乡出了个伟大作家茅盾，石门还有个漫画家丰子恺，是运河的奶汁养育了他们。我们同样是吮吸着运河水长大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有用之材，成为作家？春游回来，我们写诗歌，写散文，1958年我们自办油印《诗刊》，“诗刊”二字是用的毛泽东体。我们俨然成了小作家、小诗人。

中学六年，正是多事之秋，学校里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教师反右斗争，下乡扫盲，大炼钢铁，我们成了政治运动极左思潮的牺牲品。一次我与一位姓赵的同学去乌镇买耐火泥，回来时经过炉头一座桥时，两船交会挤擦而过，不小心我的一条西装短裤连同钥匙掉进河里还是被对方顺手牵羊不得而知，回校时受到批评，说我政治警惕性不高。在民兴扫盲的一个月里，白天劳动，晚上当老师教农民识字，我自编了顺口溜：“菠菜滚豆腐，营养丰富。”在高二时，我们张贴大字报，批评赵先生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使他无法当班主任，每想到这一点，我十分内疚，已在文章中向赵先生道歉。也因为此，我要求辞去学生会干部职务，甚至对考大学也觉得无所谓了。1959年高中即将毕业，班主

任袁仁溥老师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要我放下思想包袱，争取考上好的大学。当时我想当个新闻记者，准备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来了解到必须是党员才能报考，于是只好第一志愿报考杭州大学中文系，想走作家的道路。英语教师吴学济先生动员我考外语系，因为我还兼英语课代表。

考完大学后，我便回到老家跟父亲一道去地里劳动。一天傍晚七八点钟才从地里干完活回家，母亲从灶脚边走出来，笑嘻嘻地递给我一封信说：“刚才孙老师送来的，说你考取了杭州大学。”我从妈妈手里接过信心情虽然有点激动，但表现得十分冷静，仿佛这早已在意料中的事。我的作家梦也许能实现，因为我以为中文系应该培养出几个作家的。

确实我的作家梦是在桐乡中学里形成的，我记得学校后面环城河是一垛七八米高的城墙，晚饭后夕阳的余辉映在城墙上，光辉灿烂，充满诗意。我们几个同学常在城墙上散步聊天，有时我独自一人悄悄躲在这里，坐在牛筋草上，悠然自得胡思乱想地涂抹几句诗。当时班里有两位同学的诗在《桐乡日报》上发表，令人刮目相看。记得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捷报。夜来锣鼓声，花开知多少？”那是写大炼钢铁的事。当时文化馆程柱石的小说《摆渡老刘》在《东海》杂志发表，我们争相传阅。我暗暗地下苦功，读呀写呀。我去海宁看潮后，用半文不白的散文写了篇游记（刚学完柳宗元欧阳修的几篇散文），偷偷地寄给北京一家大刊物，当然是泥牛入海，事后想来有点不知天高地

